

萧长华先生谈表演艺术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

蕭長華先生談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研究院老艺人訪問記

祁兆良 刘木鐸 黃克保 唐 湜著

艺术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壹玖伍柒年，貳月壹伍日

封面設計 胡煉令

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8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69 字數40,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2\frac{3}{8}$ 插頁2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冊

定價(6) 0.22元

前 言

1953年冬到54年春，我們訪問了京剧老前輩蕭長華先生，向他學習戏曲表演藝術方面的知識。訪問的形式，大致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個別談話，一種是看他排戲。之後，我們就按照問題的性質，分別整理成為幾篇文章，陸續在“戲劇報”上發表。編成這個小冊子時，在文字上又作了一些修改。

蕭老先生是京劇界有名的丑角演員，又是在著名的京劇科班“富連成”社教過四十年戲的名教師；他的創作經驗是很豐富的，見聞也是很廣的。後來我們因為另有任務，中止了訪問工作。這裡所記錄的，只是蕭先生全部創作經驗中的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思想水平和藝術修養都不夠，因此對蕭先生的談話體會得不深，甚至還可能有體會得不對的地方。這些，希望能得到戲劇界的專家和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作者 1956年5月

目 次

前言.....	(1)
---------	-------

丑角的表演藝術	郝兆良 刘木鐸 黃克保 唐 湜 (1)
---------------	--------------------------

談“一台無二戏”	郝兆良 刘木鐸 黃克保 唐 湜 (26)
----------------	-------------------------

談“激权激瑜”	黃克保 刘木鐸 郝兆良 (44)
---------------	---------------------

关于京剧小生的“笑”	郝兆良 黃克保 (63)
------------------	--------------

丑角的表演藝術

郝兆良 劉木鐸
黃克保 唐 湜

蕭長華先生，大家都知道，是京劇丑行的前輩名演員，又是在著名京劇科班“富連成”教了四十年戲的名教師。他在生、旦、淨、丑各行都是不可多得的教師，解放後在中國戲曲學校當教授，不久前又擔任了該校副校長。我們問他最近給學生排戲的事，他一談開，就跟我們談起他的本行——丑角與丑角的表演藝術來了。

“您們提起排戲，倒叫我想起來。從前科班是要學生很快出去賺錢的，因此只選幾個優秀的學生來加工，別的就歸了‘大路活’^①。所謂‘優秀’，也就是扮相好、嗓子亮、會做戲的‘生’、‘旦’與很少幾個嗓音洪亮、身體魁梧的‘淨’。而‘丑’卻是一向不受重視的。只有扮相不好、沒有嗓子的學生，才讓他學小花臉‘將就材料’。這當然限制了丑行表演藝術的正常發展，有些丑

① 指最不重要的邊邊沿沿的配角。

行演員因此也就自暴自棄，不在藝術上下功夫了，演唱時不是隨便‘翻眼’^①，就是找些不合劇情的‘俏頭’^②以博觀眾一笑。到後來戲愈演愈不像戲，有時甚至攪亂了整個戲，破壞了整個戲的效果，使觀眾討厭起他們來了！

“一個演員，不論是演哪一行角色的，要是身上沒功夫，心裡沒有戲，不明白劇情，不懂得角色的脾氣秉性，不知道角色當時心裡的勁，演出來的戲自然就沒有‘神’了。小花臉也是這樣。以丑角為主的戲雖沒有以‘生’、‘旦’為主的戲多，但他跟別人合作的戲可太多了。如‘群英會’、‘審頭刺湯’都是小花臉的‘歸工戲’。這些戲里，丑角的演法都有一定的路子，唱詞不多，全靠‘白口’與‘做派’把戲演活；心裡要是沒有戲，簡直就無法演。就是在不以丑角為主的戲里，丑角的心裡也得有戲，稍微差一點，就會把人家的戲也給攪了，那整個戲也就‘散神’了。演丑角的一定得把心裡的勁用得對頭，又能隨機應變，才能使人看着像回真事。所以小花臉既不容易演，也不容易學。我為這個在科班里曾與多少人抬過杠，我反對‘將就材料’的看法。我知道，許多地方戲里小丑的地位就是很高的，像過去的昆弋戲就是這樣。四川戲里，小生、小旦、小丑更有‘三小’之稱。丑行的表演藝術是很豐富的，有京丑（說京白）、昆丑（說蘇白）之分，也

① 指為博觀眾一笑，隨便亂改台詞，胡瞞一氣。

② 指討好觀眾的俏皮話。

有方巾丑、开口跳等之別。方巾丑如‘群英会’中的蔣干、‘审头刺湯’里的湯勤，开口跳如‘盜甲’里的时迁，都需要很高的技艺修养与表演才能，更要捉摸透角色的脾气与心里的念头，要演好可絕不是簡單的事！”

蕭先生談到这里，我們就跟他說，我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戏曲里的丑角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很高的艺术技能与表演本領。

“您們提起表演的本領，从前丑行的前輩黃三雄、刘赶三、楊鳴玉可給京剧与昆曲的表演艺术增加了不少光彩。这几位老先生的戏，有的我还赶得上看見，有的我可赶不上了，但可听說過不知多少遍。

“黃三雄天生一張‘自然帶戏’的头臉，上尖下大，寬而且短，他就根据这副天生的臉型向鬧戏的路子上發展。他最善于抓住角色的神气，把角色刻划得非常傳神。他演一个渾小子就自自然然是一个渾小子，只叫人覺得他笨得可笑，可又一点不俗气。他还有个好处，就是嘴里不說‘髒’字，他說：‘唱小花臉的一髒口，就不值錢了。什么眼你不可以抓呀？为什么定要在台上撒村❶？’

“刘赶三是天津人，中原音韵不大注重，但他能在台上扮誰像誰，会‘五官挪位’，可把角色的心事捉摸得透徹極了。演丑婆子更好。例如‘普球山’里的金头蜈蚣

❶ 指說野話帶髒字罵人。

寶氏，他把她演得跟一般上了年紀、愛護子女的媽媽迥然不同，個性很突出。一看就知道是個女英雄，是個明朗爽快的媽媽，她還保留着年輕時的那股豪氣，那股暴勁，愛打不平，說翻臉就翻臉；自己有武藝，因而對於有武藝的下一輩也非常疼愛，又非常羨慕年輕人的那種氣派。他演‘拾玉鐲’里的劉媒婆就又改樣了。他能‘活脫’^①出一個生在小城市里好管閑事的老太婆的神氣來，他把這個老太婆的那種少見多怪、又想管閑事、又怕落不是的神氣，真演得活龍活現。但在當時被稱為一絕的是他在‘探親家’里演的鄉下媽媽。他經常留意揣摩鄉下媽媽的行動，下死功夫捉摸這股子勁。他把這位媽媽演得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位不常進城的誠實純朴的鄉村老媽媽，對城市生活不習慣，不熟悉，可又怕城里的親家太太看不起她，怕露怯，因而勉強裝懂，可是一投手一舉腳就會不對頭，使對方更瞧不起她了。因為看出人家瞧不起自己，她心里也就更慌張了，更找不着門了。這樣貫穿一氣的表演可把鄉下媽媽的心理演得生動極了。他不但把老媽媽演得好笑，同時也演出了她的純朴可愛。他的演法，是跟後來那些故意丑化鄉下人，在台上大出鄉下人洋相，以博城里人好笑的路子完全不同的。劉趕三老先生說過：‘演誰像誰不難，就只要你心里有戲，能捉

① 裝誰像誰的意思。

摸出角色当时的神气来，~~加上久練~~把戏演熟就不会出錯。

“提起楊鳴玉也許有人不知，但‘苏丑楊三’四个字在当时却是無人不知的。他是老四喜班里唱昆丑的，他跟刘赶三都是跟大老板（程長庚）一起的‘同光（清同治、光緒）十三絕’之一^①。他的幼工底子与武技特别好，他有許多現在已經看不到了的絕技；但最主要的是他善于运用这些武技、絕技来刻划人物性格，突出劇情，而絕不是單純的‘大卖艺’。例如他演‘盜甲’中的时迁，就不是把他演成一个賊，而是把他演成一个飞檐走壁、身輕如燕而气概不凡的好汉。他的动作，不論怎样‘翻騰跳窜’，全不失好汉的机智、敏捷、灵巧的本色，使人感到那么可爱。有时他表演一些絕技，真使人替他提着把心，可也真把这个角色的神态演絕了。可以說，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一定的尺寸，也都是有一定明确的目的的。他演的‘双熊夢’（即“十五貫”）中‘訪鼠測字’一段里的婁阿鼠，就与时迁完全不同。他在这里表演出来的完全是偷了錢又杀了人的賊人的胆虛。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翻騰跳窜’充分表現了提防人家捉他的‘閃轉騰挪’；他有一种

① 清沈容圖作“十三絕”圖，繪清同治光緒年間名伶十三人，計有：生角程長庚、譚鑫培、楊月樓、盧勝奎、徐小香、張勝奎，旦角梅巧玲、余紫雲、时小福、朱蓮芬、郝蘭田，丑角刘赶三、楊鳴玉。

賊頭賊腦的心虛、惊慌的神氣，他還以稱絕一時的武技軟功表現了這種神氣。當他与扮成測字先生的太守況鍾，坐在一張板凳上說話，況鍾拿話套他時，他一驚，一下子讓屁股輕輕落在板凳后面地上，上身却筆直挺立着，兩腿慢慢抽到凳后，又把腦袋從板凳下面穿過，一縱跳上板凳，而眼光則始終偷偷地斜視着況鍾，尖銳地突出了這個人物的‘鼠’似的神氣。要知道，他是這麼高的个子，”蕭先生站了起來，指着那扇高高的門說：“而板凳却決不會很高的。在‘綉襦記’的‘教歌’里，他扮演叫化頭裝猴子，也使用了這種絕技，這麼大的个子，往地上一蹲，卻縮成了一個小猴子，活極了。他也会演‘陳仲平借靴’之類鬧戲，能把角色的可笑的神氣演得叫人笑得閉不上嘴，真是‘裝龍是龍，扮虎是虎’。怪不得他去世后，劉趕三說：‘楊三一死無蘇丑！’

“老前輩的這些表演方法，特別是下苦功、練功、揣摩角色神氣的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我覺得是很有道理的。本來嘛，丑角既然是戲里不可缺少的角色，為什麼一個演員老拿他不當個正經的‘活’演呢？為什麼盡在‘抓眼’、‘逗樂’上找‘俏頭’，讓人家開心取樂，而不從合情合理的表演上去下功夫呢？”

蕭先生說到这里，就打開了一個大瓷缸的蓋，掏出了一個相片框，原來是一張梅蘭芳先生与他合演的“女起解”的劇照。

“就說这一出‘起解’吧，誰沒看过呢？可是有些演員就演不好这个丑角崇公道。他們不捉摸崇公道的性格跟当时心里的勁，演出来的也就只是‘一死兒的’^①，拿苏三开心打趣，乱謔台詞，說些不相干的道白，自己还認為是‘俏头’。懂戏的人听了，覺得非常討厭。我不贊成这种演法。我認為崇公道是个年老、懂世故、有正义感的老差役，他是看不慣衙門口里那些沒有公道的行为，他在戏里就說过：‘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他看不上自己这个‘行当’里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不願与他們同流合污；但他可又管不了人家，因而养成了那种几十年‘老衙門’的自嘲、又嘲人的習慣，好逗弄人。他又是个年老無子的人，因而对一般年輕人又有一种爱惜之心。必須要抓住他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才能把戏演好。”

由于蕭先生的話，我們眼前浮起了“女起解”这出戏，这出戏是一个在旧社会受尽迫害、即將被处死，但对純潔的爱情仍然满怀信心的女性对整个旧社会的控訴，她在向广大人民傾訴着她的痛苦，她的悲憤；而崇公道，正如“崇公道”这三个字的涵义，是崇尚公道的人，在戏里傾听了她的訴苦，充滿同情地安慰她，在精神上支持了她。这样一个人，客觀上是人民的善良与同情心的化身，在戏里却又是一个剧中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很典型

① 始終一个勁兒，單調、呆板的意思。

的解差，有他自己的**生活路子**，自己的精神活动与内心愿望，是不容易演得**恰到好处**的。蕭先生的話給了我們許多啓示。

“‘起解’中崇公道的戏可以分三段来演：

“第一段从戏开始到崇公道收苏三为干女兒止，第二段到苏三罵‘洪洞县內無好人’止，以后是第三段。

“在第一段戏里，崇公道把苏三从獄中提出来，一起离开了洪洞县，兩個人之間的关系是解差与犯人的关系。到崇公道給苏三摘下枷鎖，一方面表示了他对一个女犯的一种普通的同情心，一种憐憫，另方面也表現了他心里的一种自傲的勁兒，这就是：‘現在你是归我管的，我想要你怎样就得怎样，什么朝廷的王法、屁法，我說了就算！’这正表現了解差对于犯人的随便摆布的态度。

“可是戏进行到第二段，苏三拜他作干爹了，这位自嘲‘不但沒有兒子，把孙子也耽誤了’的老解差，滿足了自己多年来的心願，心里就感到非常舒服、温暖了。他觉得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个女犯人，而是他的女兒了。她对她的态度也自然不再是一个解差对犯人，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女兒的态度了。在第一段戏里，他因为是一个解差，心里想的就只是如何把一个女犯人解到目的地去受审，只要路上不出錯就行；但在第二段戏里，他已变成了一个父亲，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把女兒送到目的地去上訴申冤了。最初，他关怀到女兒是否受得住这一路跋涉

的劳苦，很自然地就把自己代步的拐棍給了苏三。以后听她唱出：‘一恨爹娘心太狠……二恨……’，自然又感到心疼，像是自己真有一个女兒遇到这种不幸一样，一方面疼她，一方面又替她抱不平。因而，他的神情是又想听下去，又怕听下去；又想安慰她，又找不到恰当的話。只有这样，这两个人在台上才全有戏，也才能使观众感到像回真事。后来崇公道用話来安慰苏三，罵那些坏人了，他的語气應該是沉重的、严正的，但也有些‘抓眼’的俏皮話白，因为这正是这位多年老解差的‘說不出正經話’的本色。

“戏演到第三段，苏三愈說愈气，最后罵出：‘洪洞县內無好人’的时候，崇公道本来并不感到奇怪，他早就料到她会这样說的。但把他自己也一起罵在里面，心里也多少有点激动。本来嘛，‘連老汉我还閹了双草鞋穿哪。’是該罵，他自己心里也有点慚愧，但他覺得她还說这些話干什么呀，既然是过去的事了，就甭提啦！他心里想制止苏三再說下去，怕再說出更不好听的話来，但用什么話制止她呢？他想不如‘逗’她一下，打断她的話，于是就裝出陡然翻了臉的样子，裝出一張一般解差翻臉無情的臉孔，吓唬苏三。但一看到苏三当真害怕了，他可又后悔了。他想馬上把这張臉收起来，但怎么收呢？有些演員是裝出因苏三揉他的胸口求饒，才消了气，舒舒服服地癱了一样地倒在台上的。我認为这种演法不对

头。我演崇公道的时候，这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这种随便开玩笑的毛病真要不得，这多不对，这不是使女儿更伤心吗？现在，她拿我当唯一的亲人了，她受了这样不白的冤枉，不向我说，又向谁说呢？衙门口里本来就没有好人，她骂得对呀，就是指名骂我，又有什么关系？还不是对我‘撒娇’？我这种毛病真误事！这时候，恰好苏三来揉我胸口向我陪不是了，我也就顺着这个台阶下坡了。但又用什么话‘拉回来’呢？我想：不如再逗她一下，让她笑笑，就学着刚才她那种害怕求饶的神气，把她逗笑了。

“这种做派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是演员不能明确地把角色心里的思想变化通过神气的变化真实地表现出来，观众反而会觉得崇公道不正经、讨厌的。这样，整个戏就唱走样了。”

萧先生说到这里，摸摸头皮，呷了一口茶，认真地說：“一个演员要是不了解角色过去的的生活，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地位、身份，他的一贯的性格与当时他心里想着的事，没有把这些抓住表演出来，戏是无法演得真实的。例如‘审头刺汤’这出小花脸归工戏里的汤勤就跟崇公道完全不同——”他取下牆上挂着的他与梅兰芳先生合演的“审头”剧照，遞給我們看：“这出戏里，湯勤的唱詞不多，也全靠念白和做派来傳神。我捉摸过湯勤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个有才气的人，正如他自己介紹的：‘字

是正草隶篆，画是水墨丹青。’他应该有点秀才味或書卷气。这跟崇公道这个胸無点墨的‘老衙門’完全是兩档子事。他从前在莫怀古府中作幕宾，后来又被莫怀古介紹給严世蕃作幕僚，大为世蕃所寵信；所以他应该是很驕傲自大的，除了严家父子以外，滿朝文武都不在眼中。‘审头’这档子事，原就是他一手挑起来的，他的企圖是把莫怀古的爱妾雪艳弄到手。他去錦衣衛陪审是他自討的差使，而且他也知道錦衣衛正堂陆炳是个难对付的人，但为了雪艳，他是一切在所不計的。”

我們一面听着蕭先生說話，一面看着他遞給我們的“审头”剧照，我們仿佛自己也走进了戏里，进入了戏中“审人头”这样一种緊張的尖銳冲突里。我們仿佛看到了明代那个腐化、惡濁的官僚社会，声势显赫的权臣魚肉着比較善良、軟弱の中下級官僚。湯勤，一个險惡的小人，作为权臣的爪牙，在直接迫害着一个受迫害的官僚的爱妾；而人民，通过另一个較有正义感的官僚陆炳的口，辛辣地諷刺了湯勤，打击了他，压下了他的气焰，又通过受尽迫害的雪艳，給了他直接的制裁。但我們觉得，他，湯勤，可不能在台上故意出自己的丑，故意“打自己耳光子”，他虽然确实丧尽了良心，使尽了陰謀詭計，但他必須觉得自己是一切为了雪娘子，自己的一切作为是理所当然，勢所必然的。換句話說，他必須通过他自己的生活动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努力，而且覺得自